

新农村·新生活

总主编 / 张余胜 袁爱华

XINGFU HUAKAI
SHENGHUO GUSHI

幸福花开 生活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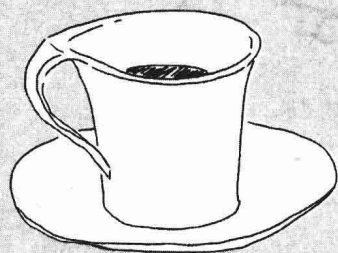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 / 张 鹏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新农村·新生活

总主编◎张余胜 袁爱华



XING FU HUA KAI
SHENG HUO GU SHI

幸福花开 生活故事

主编◎张 鹏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花开：生活故事 / 张鹏主编. — 兰州：甘肃
文化出版社，2010.7

(新农村·新生活 / 张余胜, 袁爱华主编)

ISBN 978-7-5490-0071-5

I. ①幸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40360 号

幸福花开 生活故事

张 鹏 主编

责任编辑：王天芹

装帧设计：红十月设计室

出 版：甘肃文化出版社

地 址：兰州市曹家巷 1 号

邮 编：730030

营 销：甘肃文化出版社发行部(0931)8454870

印 刷：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工业区

邮 编：101100

开 本：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16

字 数：140 千

印 张：10

版 次：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0 年 7 月第 1 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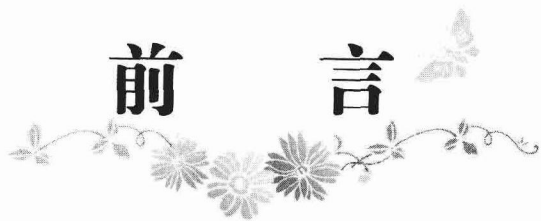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：ISBN 978-7-5490-0071-5

定 价：18.00 元

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厂联系调换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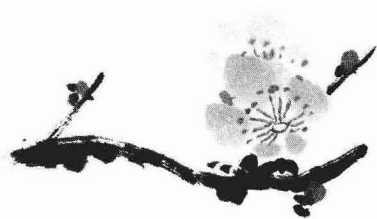
前言



农村大地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,当城市在覆盖乡村的同时,农村也在悄悄影响着城市!幸福当然也随之相互传递和渗透着。芝麻开花节节高,那幸福花开呢,有谁知道?

不知道不要紧,《幸福花开》就在字里行间啊!农民的幸福,在一年四季的风调雨顺里,在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里,当然,这些只是浅显的幸福,真要幸福花开,则在农家小院丰衣足食的笑声中,在手里摇橹的劳作中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,这样的幸福,才是能听见花开的声音的幸福,试问古往今来,多少人能静下心来听一听花开的声音?我想听这声音最多的,应该是当今的农民!而我一直就有做一套农村系列故事的想法,这想法或许有点自私,可能是流淌在我骨子里的农民血液在作怪!诚然,我早已不再依靠几亩薄地度日了,但我的双休日却依然在农村度过,忧愁着农民的忧愁,欢乐着农民的欢乐!

感谢这些故事作家,他们以独特的视野、优美的文笔,把一道道散发着乡野气息的文化大餐献给广大读者朋友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这是一套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现象的文字解构书,走进这些故事,你才能真正读透一个伟大的民族真正的幸福生活,和谐人生!



目 录

第一辑 鸡蛋羹里的花椒

儿子打小就喜欢吃奶奶做的鸡蛋羹,还有鸡蛋羹上浮着的花椒。奶奶的这手绝活儿里,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,才使鸡蛋羹如此鲜美滑嫩呢?

奶奶做的鸡蛋羹之所以好吃,是因为那鸡蛋羹里融入了她对孙子浓浓的爱意。因为有了爱,水润滑嫩的鸡蛋羹才变得倍加爽口,因为有了爱,倔强的老人最终才选择了倍加珍惜生命。

爱在烈火焚身中

童树梅 / 2

母亲的家具

夏艳平 / 6

毛手毛脚的亲情

童树梅 / 11

鸡蛋羹里的花椒

魏庭梅 / 14

梦想成真

顾 金 / 17

情暖“玫瑰居”

杨 力 / 22

母亲的眼泪

天空的天 / 25

我们都做你的孙子

苏发灯 / 28

第二辑 爱上空心挂面

刘胜大学毕业后，找工作处处碰壁，不得不回到家乡中江卖起了挂面。这天，他遇到一个美女，恰巧是曾被他嘲笑的小学同学李柳。为了追赶上李柳的步伐，刘胜开始努力创业，终于将中江挂面推向了全国各地，并赢得了爱情。

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奋斗，只要我们敢于向前冲，幸福就会在前方不远处等着我们。

死去活来的爱	李桂芳 / 32
在那遥远的小山村	朱道能 / 37
金贵收孤	黄 胜 / 39
强行认父	吴芳芳 / 43
爱上空心挂面	顾 金 / 48
憨哥治痞	王英彪 / 52
最后一头牛	天空的天 / 56

第三辑 爱情海

农忙时，花子正忙活着，可丈夫成子却执意让她去看海。原来，成子得了绝症，想看着她完成多年的夙愿。花子为了让丈夫安心，谎称自己看了海，并克服困难带着丈夫去看病。得知成子的病是误诊时，夫妻相拥而泣，并约定明年一家人一起去看海。

花子和成子是一对平常夫妻，但他们的不离不弃却使死神望而却步，这种相濡以沫的爱情也越来越浓郁……

活着，就会有花开的一天	韦延才 / 60
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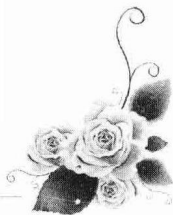
爱情海	黄非红 / 63
包二奶的小男人	黄非红 / 66
像驯兽一样训老婆	蒋凤姣 / 70
陪聊	韦延才 / 73
一碗馄饨 20 年	杨金凤 / 75
不闻不问不说爱	欧湘林 / 80
让爱跟我一起走	涂均生 / 82
借个儿子还个妈	张道余 / 86
丁香的婚事	傅友福 / 92

第四辑 正是好酒飘香时

村养老院红红火火地开起来了是好事儿，可村主任刘大海却为该用谁家的点心给老人们作早点犯了难。在品尝过两家点心铺新酿出的好酒后，刘大海打定了主意。可过了个把月，他精心挑选的点心铺却出了大纰漏——他们用了发霉的面粉，给老人们吃中了毒！

原来，这家店老板给刘大海喝的酒是高价买的酒。只有用诚信酿出来的酒，才能真正的醇正甘美，回味悠长……

乡村俩老头儿	童树梅 / 98
一只救命的碗	宾 炜 / 102
正是好酒飘香时	涂树建 / 107
仇恨如洪	黄非红 / 110
得饶人处且饶人	宾 炜 / 113
有事不要绕圈子	梁洪涛 / 119
感情危机	张建国 / 1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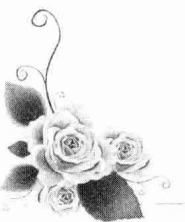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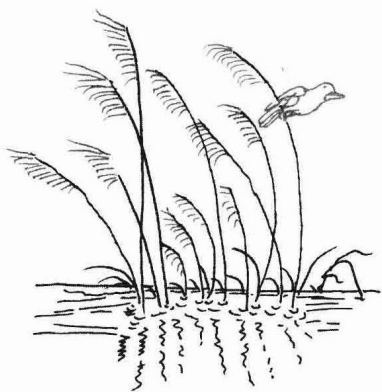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五辑 人活一张脸

沈志华的父亲最近有点儿怪，老找借口管儿子要钱，要了钱既没买好烟，也没买好酒。那这钱他是想干啥用呢？

村路通，村民富，原来，父亲是拿这钱为家乡修路了。虽然走出了乡村，但那浓浓的乡情将始终牵系着我们关心、关怀着家乡，共同创建我们美丽的家园。

心中有假币	刘振涛 / 128
丢了半袋玉米面	刘江波 / 131
一路贵人	冥 炜 / 135
人活一张脸	朱淑恩 / 140
帮了你的忙	王英彪 / 144
鱼儿鱼儿装满舱	涂树建 / 147



第一辑

鸡蛋羹里的花椒

儿子打小就喜欢吃奶奶做的鸡蛋羹，还有鸡蛋羹上浮着的花椒。奶奶的这手绝活儿里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，才使鸡蛋羹如此鲜美滑嫩呢？

奶奶做的鸡蛋羹之所以好吃，是因为那鸡蛋羹里融入了她对孙子浓浓的爱意。因为有了爱，水润滑嫩的鸡蛋羹才变得倍加爽口；因为有了爱，倔强的老人最终才选择了倍加珍惜生命。



爱在烈火焚身中

童树梅

陈浩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买下一套小房子，他立刻要回乡下老家把妈接来同住，谁知老婆杨柳不同意，杨柳嘀咕说：“我不是嫌弃妈。浩东你知道的，妈年纪大了头脑有点不清楚，你我都要上班，谁看着她？万一在咱这儿出了事怎么办？再说了，就咱家这巴掌大的屋怎么住这么多人啊……”

浩东一听有点火了，瞪起眼喊道：“不管怎么说她是我妈，你知道妈把我拉扯大容易吗？要是你妈，你忍心把她一个人扔在乡下吗？”见浩东真急了，杨柳不吱声了。

第二天，两人赶到乡下，一见妈，浩东的心就隐隐疼了起来，好几个月不见，妈真的老了。太老了，头发都花白了一大片。一听说儿子儿媳要带她进城享福，妈就抹开了眼泪，说：“好好好，妈这就跟你们走，妈没白疼你们一场！”闻讯赶来的邻居也齐声说浩东两口子有良心，浩东听了心里喜滋滋的，忙给大伙散烟散糖。这时妈又佝偻着腰翻箱倒柜地摸出一个旧手帕包，厚厚的不知里面包着什么，一层层打开来，里面竟是一张张面额不等的钞票，怕有好几百块。妈一脸难为情地说：“杨柳，你们买房子那么大的事我都没有给你们一分钱，妈对不起你们。这些钱哩，是妈天天上山捉蜈蚣挣的钱，就算妈的一点心意吧。”

有邻居插话说：“浩东两口子，你们知道捉蜈蚣这个活儿吧？那可是大老爷们儿才敢干的活，每天要爬上老高的山，使劲翻开一块块背阳的石头。运气好的话哩，石头下就有一条花花绿绿的蜈蚣在爬，然后小心地捉

住，晒干了卖钱；运气不好的话，石头下不是蜈蚣，而是蛇，可吓死人了。你妈一个老年人，手脚不利索，可非要捉蜈蚣，谁劝也不听，我们真怕她一个闪失跌伤了腿。老天保佑你妈腿倒是没跌伤，可三天两头地被蜈蚣咬，一双手肿得像大馒头似的，连筷子都没法拿，自个儿还一点儿好的都舍不得吃……”

浩东喊了一声“妈”就说不下去了，杨柳的心也不由得轻颤起来。

谁知就要动身进城的时候出了岔：妈非要把她养了两三年的一只老母鸡带上，这还罢了，那老母鸡新孵了一窝小鸡，妈竟也要带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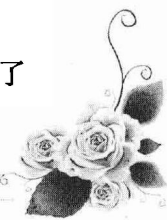
不用说妈的头脑又糊涂上了，浩东哭笑不得，城里可不比乡下，这一窝鸡养哪儿？浩东便劝妈把鸡送人或者卖了，谁知妈一听竟神经质地一把抱住老母鸡，气哼哼地说：“谁也别想抢走我的宝贝！”

杨柳有点急了，说：“浩东，还有各位大伯大婶，你们都瞧见了，不是我们小辈不孝顺，而是妈实在有点不开窍。你们想，咱们那屋原本就小，哪还有地方养下这么多鸡啊！再说，养鸡有噪声、有气味，咱可以忍受，可人家左邻右舍的哪能答应……”

浩东不耐烦地吼了一句：“行了，还有完没完？就你能说！”妈一听不高兴了，说：“浩东，你对杨柳喊什么喊啊！”这时有邻居说：“浩东两口子，要说这事哩也不全是你妈糊涂。你们工作忙，一年到头的也不大回来看她，这两年全是这只老母鸡陪着她，慢慢地有了感情，这鸡就成了她的命根子，何况才生了一窝小鸡，可爱煞人了。甭说你妈，就是我们看着也喜欢哩，所以一时半刻你妈拐不过弯来，要不，你们再想办法劝劝她。”

晚上，浩东怎么也睡不着，小时候和妈相依为命的一幕幕格外清晰地展现在眼前：那时候父亲死得早，妈天天起五更睡三更地辛劳。有一次妈为了送发高烧的他进医院，竟背着他一口气狂奔了十几里山路，结果他的小命是保住了，妈却累得吐了血，从此以后就落下了病根子，头脑时不时地糊涂，身体虚弱，比同龄人早衰……杨柳听着听着眼圈慢慢红了，说：“浩东，妈真好，可总不能真把这么多鸡养在咱那小屋里吧？”

浩东叹了口气，也难怪杨柳，这窝鸡确实是个问题……要是鸡全死了



就好了，妈就没办法想了。尽管鸡死了妈暂时会心疼，可时间一长，自己和杨柳再对妈好些，妈肯定会忘记鸡的。

浩东想到这里，突然有了主意。

当下浩东悄悄起身，听听东屋里妈的呼吸声十分均匀便放了心，轻手轻脚地出了屋，在院子里找来一大把晒得干透了的柴草，来到鸡窝前用打火机点着，说：“鸡们，为了我妈，只好对不起了。”然后把烧得旺旺的柴草猛地一下塞进了鸡窝。

鸡窝里顿时炸开了锅，一片惊叫声，鸡想往外跑，鸡窝门却早就被浩东拴死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浩东和杨柳还在睡觉，院子里突然爆发出妈犹如摘了心肝似的哭叫声。杨柳吓了一大跳，手忙脚乱地穿衣服，浩东却一点儿也不吃惊，他知道妈发现鸡死了。

两人出来一看，院子里满是人，原来邻居们也被妈的哭叫声惊动了。只见妈手指着鸡窝跳脚大哭：“杨柳、浩东，妈的老母鸡被烧死了，这是谁下的毒手啊？以后谁陪妈说话啊？”

浩东走上前，装模作样地弯腰看了看，只见那老母鸡都烧成了一团焦炭，心里顿时一阵不忍，可嘴里仍然假装气愤地说：“妈，这肯定是谁不小心把香烟头扔进去才引发的火，我马上就查是谁干的，还算万幸，没烧着咱家的房子。妈，鸡没了就没了呗，不是还有我们嘛，咱这就进城吧，我和杨柳一定会天天陪你说话的……”

这时，有位愣头青邻居开腔了：“不对，浩东，鸡窝无缘无故地怎么会起火呢？一个香烟头哪能就把鸡窝烧起来了？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的火，说不定是个贼娃子……”

有个大叔一声断喝止住愣头青，又对他挤挤眼，然后大声说：“你胡说什么啊，咱这儿哪里来的贼娃子。还是浩东说得对，这分明是有人不小心扔了香烟头嘛。”

那大叔又走到浩东面前，小声说：“是你小子夜里烧的吧？虽说惨了点，可你是好心，城里养鸡也确实困难。”

浩东悄悄点点头，大伙儿这才恍然大悟，个个眼里满是赞许的神色。浩东又对妈说：“妈，现在鸡没了，你该跟我们走了吧？对了，这一窝鸡我得把它们好好地埋了，也算对得起它们陪了妈一场……”说着弯下腰，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鸡窝抱出老母鸡，然后一下子惊呆了，所有人全惊呆了，只见雕塑般的老母鸡刚一抱开，老母鸡那烧成焦炭的依旧呈展开状的翅膀下立即滚出一窝小鸡，个个像嫩黄的绒球似的，唧唧喳喳地大声叫个不停。瞧那惊慌的样子，它们是在找它们的妈吗？



只见妈又要抱老母鸡，又要摸小鸡，手都不够用了，嘴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我就知道小鸡不会死的，哪个做妈的不会护着自个儿的孩子呢？”

这时邻居大叔上前一步，诚恳地对浩东妈说：“他大婶，孩子们也有孩子们的难处。我看这样好了，我来代你养这窝小鸡，你还是进城吧。孩子们的一片心我们都看着哩，可别拂了他们的心。”

大叔这一说，大伙儿也纷纷上前劝说起来：“大婶，就这样办吧。”

妈痴痴地看着这群惹人喜爱的小鸡，终于点点头，说：“那我就听大伙儿的。原本我想把这窝小鸡养大了好下蛋给杨柳两口子吃，现在他们可吃不到这新鲜的土鸡蛋了。”

杨柳看着听着，心如雷击，老母鸡即使自己烈火焚烧，也要护着它的孩子，妈又何尝不是处处想着她和浩东呢？可自个儿还嫌麻烦……她说：“妈、妈，您以后不会冷清了，我和浩东一定天天陪您说话，我们还经常回来像走亲戚一样，看看这群小鸡，好不好？”说着一把抱住妈，痛痛快快地哭了起来。



母亲的家具

夏艳平

日子水一样流着，雪纯的婚期说到就到了，她开始为结婚的事儿忙碌起来。

这天，雪纯与男友李诚一道，跑遍了全城所有的家具城，最后相中了幸福家具城里那套进口的组合家具。那套进口的组合家具，无论是色泽还是式样，都是眼下最流行的，雪纯一见就喜欢上了。可当她兴冲冲地回家告诉母亲时，却遭到母亲的极力反对。母亲说：“色泽、式样再好又怎样？我们不要！”

雪纯像没听清楚母亲的话，仰着脸问：“你说啥？”母亲说：“我们不要那样的家具！”雪纯笑了，调皮地反问道：“那我们要什么样的家具？”母亲说：“这个不要你担心，我明天就去乡下找木工师傅来，给你打一套结实耐用的家具。”

雪纯以为母亲是逗她玩的，撒着娇说：“我才不要那样的家具呢。”母亲说：“这可依不得你。”见母亲一本正经的样子，雪纯知道母亲不是跟她开玩笑的，也板着脸说：“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稀罕那些土木匠打的家具！”

自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就一直宠着她，平时不管什么事儿，只要她一哭闹，母亲就会妥协。这次，雪纯又使出了“撒手锏”，可不管她怎样哭闹，母亲就是不为所动。

第二天，母亲真的从乡下找来了一个年老的木工师傅。母亲说：“你别看他人老，手艺好着呢。”

结婚是人生的一大喜事，可雪纯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。她不明白，一

向爱她如命的母亲,怎么在买家具这事儿上变得这样固执。

有其母必有其女,雪纯也犯起倔来,自从木工师傅进家后,她就不回家了。她还放出话来,母亲要是不依她,她就永远不回家。

她们母女犯犟,可苦了马上要当新郎的李诚。好在李诚天生一个乐天派,一天到晚总是一副笑模样,雪纯见了,就骂他没心没肝,并将心中的闷气一股脑儿发泄到他的身上。李诚也不恼,仍看着她笑。雪纯更毛了:“你就知道笑,你笑什么?有什么好笑的?”李诚说:“我笑你傻呀,何苦要跟老太太较真?”雪纯说:“这是我跟她较真吗?这分明是她跟我较真。”李诚举起双手,告饶似的说:“罢了罢了,我不管你们谁跟谁较真,但我觉得不值,老太太要怎样由着她去就是了,到时候我们仍去幸福家具城,买你看中的家具不就得了。至于那打家具多花的几个钱,就当是你这个乖女儿买老人家开心的。”

经李诚这么一说,雪纯马上转怒为喜了,她嗔怪道:“就你鬼点子多。”说罢,给了李诚一记粉拳外加一个香吻,还要李诚陪她一起回到了母亲身边。

木工师傅虽说上了年纪,可做事还很利索,也很卖力气,经过他个把月的忙碌,一件件老式家具渐渐成形了。看到那一件件上个世纪才有的老式家具,雪纯恨不得几下将它们砸个稀巴烂,但因为李诚授意她的“锦囊妙计”,心情变得平和了,再看那些老式家具也觉得顺眼多了,她甚至对母亲说,这些老式家具很好看,她很喜欢。母亲好像早看透了她的心思,冷冷地说:“这样就好。你要是敢跟我要花招,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,你没有我这个娘,我也不会认你这个女儿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,雪纯心头一颤。母亲实在太高明了,李诚的招儿也起不了作用。她只得再次找到李诚。李诚这次不笑了,他皱着眉头说:“这真的是个问题。要解决好这个问题,只有对症下药才行。”雪纯急切地问:“怎么个对症下药法?”李诚说:“就是要想法弄清老太太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呀。”

雪纯又依计而行,回家缠着母亲不放。可不管她怎样纠缠,母亲就是



不告诉她真正原因。就在雪纯感到无计可施的时候,男友李诚告诉了她一个秘密。

那天下午,李诚独自去雪纯家。他想和丈母娘商量一下婚前有关准备事宜。可他走进堂屋时,没见老木工师傅往日那忙碌的身影。当时他也没在意,只顾着朝客厅里走,待到走进客厅,才觉得有些不对劲,他看到老木工师傅和雪纯的母亲正对面坐着,好像在商量着什么。老木工师傅脸上的表情很是凝重,而雪纯母亲的脸上还挂着泪水,显然是哭过。见李诚进屋,两人显得很慌乱,老木工师傅像做了错事一样,连忙起身,不好意思地朝李诚笑了笑就退了出去。雪纯母亲却慌乱地擦一把脸上的泪水,红着脸埋怨说:“你这孩子,来了怎么也不招呼一声?”

李诚对雪纯说,从当时的情形看,两位老人之间很可能有一段铭心刻骨的情感经历,不然就没有那种历尽沧桑后的感觉。雪纯本想骂李诚瞎说,但没骂出口,因为她想起,自从老木工师傅进门后,母亲的神情好像是有些不对劲儿,她经常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,看着老木工师傅发呆。以前她没在意,李诚这一说倒是提醒了她。

雪纯的心思一下子从家具上转移到母亲和老木工师傅身上去了,她想弄清楚两位老人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雪纯很快就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。正像李诚所说,两位老人之间还真的有一段铭心刻骨的情感经历。

雪纯母亲年轻的时候,是当地的一枝花,上门求亲的人自然不会少,可她心有所属,早在读书时就爱上了班上的一个男同学。因当时取消了高考制度,他们高中读完后,就只能回家种田。那时农村读高中的还比较稀少,他们回家后,就成了宝贝,雪纯的母亲进了大队小学,成了一名光荣的民办教师,她爱上的那位男同学则当上了大队民兵连连长。两人都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,爱情之花自然是越开越艳了。

一天,接到上级指示,要破“四旧”,大队民兵连连长,也就是雪纯母亲爱上的那个男同学,带人将各家各户凡是雕龙绣凤的家具统一收起来,堆放在大队小学的门前,最后付之一炬。在烧一个地主家的一套家具时,雪

纯母亲放声哭了。她爱上的那个男同学关切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雪纯母亲哽咽着说：“多美的家具啊，简直就是艺术品，这样烧了多可惜呀！我们结婚时要是有这样一套家具，我会觉得比什么都幸福。”雪纯母亲说完这话，她的那个男同学当即就停止了行动，他跟雪纯母亲说，他一定要亲手给她打制一套这样的家具。

那是一个血性男儿，说完这话后，就辞了民兵连连长职务，去拜打那套家具的一个老木工师傅学艺。可没等他学完艺、亲手给心爱的人打家具时，厄运就降临到他的头上，他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，后因态度恶劣，被判了5年刑。而此时，公社书记找到了雪纯母亲家，以让她进城当工人为条件，要她当他的儿媳。雪纯母亲经不住父母的高压和进城当工人的诱惑，最终真的成了书记的儿媳。她爱着的那个同学出来后，就再没有爱上别人，他一直醉心于木工手艺，成了当地手艺最好的木工师傅。

雪纯被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深深地打动了，她在同情老木工师傅的同时，也为母亲高兴，她想，她应该成全两位老人。

这天，雪纯又回到家里，对忙碌的母亲说：“这是何苦，买一套家具多省事。”母亲擦一把脸上的汗水，说：“傻丫头，我这还不是为你好。那组合家具有什么好，想凑在一起就凑在一起，想拆开就拆开。什么组合家具，我看还不如叫凑合家具。哪像我这自家打的家具，放在哪里都是家具，你想拆都拆不开。”雪纯笑了：“你这是什么理论？”母亲说：“你甭管我这是什么理论，我只知道，过去那些用自家打的家具的人，夫妻大多能白头到老，而现在一些用组合家具的人，结婚没几天就闹着离婚。我可不想我的女儿像那样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，雪纯感到心里一热，她像小时候一样，将头倚在母亲的怀里。她说：“我知道，你这样做，不仅仅是为了我。”母亲红着脸问：“不为你为谁？”雪纯说：“就算为我好了。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老师傅打的家具，更喜欢老师傅这个人，我想把他留下来。”母亲一把推开她，警惕地说：“你把他留下来干啥？”雪纯笑了笑，说：“我想请他给我最亲爱的妈妈专门打制一套最美的家具。”母亲不高兴地说：“你尽说傻话，我一个老太婆

